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至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録監生臣顧光晉

經義考卷一百二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周禮十

黄氏度周禮五官說

宋志五卷

存

葉適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壊矣蘇綽又

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
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
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并列於達衆酌飲焉惟其
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
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黄帝
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夫妄咀吞之
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
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

籍固莫切於此書也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
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柰
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黄文叔始述五官
而為之說亹亹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
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維經也守天下非
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
甚逸為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
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

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為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議論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王與之曰山陰黄文叔有五官解刋在浙東倉司

張萱曰宋紹熙閒新昌黄文叔度著始述五官而為

之說與孔孟以理貫事者相發明又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宋沿而別之其敘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又與永嘉陳君舉周禮說相出入葉適序之

曹氏津周禮五官集傳

五卷

存

嘉善縣志津字元會歲貢生官南安府儒學教授周禮集傳五卷闕考工記不解

史氏浩周禮天地二官講義

宋志十四卷

闕

中興藝文志孝宗為建王史浩分講周禮多啟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闗

王與之曰四明史直翁有天地二官講義

王應麟曰周官講義十四卷史浩為建王府直講時撰止於地官司闗

按史衛王講義一十四卷自冢宰至司關而止余所抄者文淵閣殘本係宋時雕板第存七八九三卷而已天官闕司書以前地官司徒亦闕其半小司徒之後皆無之此非完書度儲藏者寡不審海内尚有别本否也

魏氏 校 周禮天官沿革傳

六卷

存

周氏必大周禮庖人講義

一篇

存

按益公於經筵進講載承明稾

曹氏叔遠周禮地官講義

佚

王與之曰永嘉曹叔遠字器遠有地官遂人至稾人

講義

王氏廷相周禮九

一篇

存

江氏與山周禮秋官講義

宋志一卷

佚

尹氏躬冬官解

佚

王氏應電冬官補

一卷

存

應電自序曰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掌邦土天下之治所由以成故命名曰冬漢人以考工記補之夫共工者誠冬官之事但其一屬爾故取之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補冬官則不可自宋以来乃以五官之事聯職於司空者歸之以為冬官未嘗亡也不知周

禮之法每事六官皆與蓋自王身王宫王朝王畿四海以及於昆蟲草木六官皆有其責非若後世之設官截然各為一事也不得此意遂用其疑似以相歸併此說一興人各自以其意見而更定之豈復得為周公之周禮哉愚謂周公設官皆取法於天五官歷歷可考此見聖人之制作後天而奉天時建諸天地而不悖也故以天象之有闕於冬官者而參互之即炳然不磨其於各職見於經傳者亦昭然可考謹述

之如左補其義則前人是非不辨自明闕其文以逭
續經之罪損益而折衷之姑俟後之君子

冬官考工記

一篇

存

鄭康成曰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
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録以備大數耳
南齊書文恵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

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曰是蝌蚪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賈公彥曰周衰諸侯惡典籍之害已皆滅去之司空篇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録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自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是以遭秦滅典籍韋氏裴氏等闕也

張舜民曰考工記之文可謂文矣或以為周公之文然乎亦三代之文漢諸儒不及矣

鄭鍔曰司空之職用是以考百工之事其篇亡其記存漢儒劉歆校理秘書得之以備司空之闕

易祓曰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旟旐非大司馬司常巾車之制眡周典大不類　又曰三十工有以人名者有以氏名者有以事名者惟畫繢職獨言所職之事其他如輿人輪人之類則以人名之謂工以巧為能不必責之

世守也如築氏冶氏之類則以氏名之謂官有世功族有世業必世習之為貴也然攻木無稱氏者攻金摶埴無稱人者葢制木必以巧而金土貴乎世習寧非記者深得先王之意乎

林希逸曰周禮六官闕其一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之考工之文自與五官不同予嘗以此為造物之巧畢竟五官文字俱同一律考工之文又奇足以此書似造物有意也或曰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

梓人此攻木之工七也築氏冶氏鳧氏㮚氏段氏桃氏此攻金之工六也函人鮑人韗人韋氏裘氏此攻皮之工五也畫人繢人鍾氏筐人㡛氏此設色之工五也玉人櫛人雕人矢人磬氏此刮摩之工五也陶人旊人此摶埴之工二也以上共三十一人又五官之中天官則有掌皮司裘地官則有鼓人㕓人掌節丱人角人羽人掌染草春官則有典瑞典同磬師鐘師鎛師巾車車僕司常夏官則有射人司甲司兵司

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服不氏射鳥氏秋官則有職金柞氏庭氏以上共三十人則是冬官之屬六十耆亡也此說亦佳但以文論則考工自是考工周禮自是周禮　又曰周禮六官其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又自一體似造物之意特亡彼而存此以成此經之妙也其文簡當非漢文字之比漢人以金帛募書多有僞作如此等文字非後世鉛槧書生所及　又曰考工記不特為周制也盡記古百

工之事故匠人以世室重屋明堂並言之三代制度皆在此也但書不全矣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韗氏裘氏段氏等官而已其先後次序亦自參錯不齊如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令梓廬匠車弓皆在下篇而其序亦自不同又畫繢二官而止曰畫繢之事玉人亦然意其全書凡曰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自別即車人之事又有車人為某為某可知也況一官非止為一事如輪人梓人匠

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事惜乎其不全見也

鄭敬仲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為之屬也然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則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士大夫作而行之則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用所由出也然則

其可不屬之冬官乎

趙溥曰先王建官始於天官掌邦治至冬官而經理之事終矣名官以冬此其㫖也工百工也考察也以其精巧工於制器故謂之工以其所制之器從而察其善不善故謂之考小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則冬官之事不止於制器記者止謂之考工何也鄭注云此篇司空之官也司空篇亡漢興購求千金弗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然秦火之

後司空居四民時地利之事亡矣先儒據所聞者記之而已今觀所記如營國為溝洫等事尚有居四民時地利之遺意但不若制器之為詳豈非當時諸儒於先王制器之法聞之頗悉故記之特備歟至於有一二可疑者意其古制不可悉聞則間自為說以補其亡爾茍於理未大戾當尊經可也

王與之曰冬官亡漢儒補以考工記司空果亡乎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謂亡也夫周官言司

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凡經言田莱溝洫都邑者
非邦土而何農工商賈市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
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孜
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令治官之屬六十有三
教官之屬七十有九禮官之屬七十有一政官之屬
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餘簡編
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
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夫考工記可

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非深於道者莫能之夫論百工之事不止於工上立說而本於王公士大夫則知工雖末伎非王公發明乎是理士大夫推而行之其藝固不能以自成下而及於商旅農婦則知工雖有巧非商旅之貿遷貨農功之飭力地財婦工之化治絲麻其材於何而取給也創此者有知述此者有巧業則傳於世守功則歸於聖人工何嘗獨立於天地

間能使器利用便惟此等議論近古足以發明聖經之秘此所以取而為補亡之書也如捨此而索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尚輿奚及於上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旗旟旐非司馬司常巾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甚多槩以為周家之制度豈其然乎

王應麟曰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

文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録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恵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

葉時曰六經更秦火缺裂而不全者多矣書亡四十

三篇周雅亡六篇魯雅亡六篇不獨周禮為然夫秦人之心何心哉已則不行先王之道而恐天下後世之人執經以議已故取聖經而置之烈焰使後世不及見全書安得不追仇於秦火之酷雖然六經無全書固可以為秦人之罪而周禮一經不得其全不可獨咎秦人也蓋自王道既衰霸圖迭起入春秋以来周公之禮雖不盡用而猶可盡傳周禮之經雖不盡行而猶可盡見戰國暴君污吏將欲肆其所為以求

遂其所欲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故至孟子之時井田之問爵祿之問孟子已不得其詳戰國諸侯之酷蓋已先秦火矣漢室龍興山巖屋壁之間稍稍間出周禮六官缺一而五存天之未喪斯文亦幸矣河間獻王得之不啻如獲圭璧不吝千金重賞募求全書獻王之意厚矣然全書竟不可致獻王悵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謂可以備周官之缺不知以考工記而補周禮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彔之

適足為病五官尚存武帝且以為末世凟亂不驗之書則武帝之忽略聖經未必不自考工記一篇啟之也嗟夫書亡而張霸僞書作詩亡而束晳補詩作適資識者一捧腹耳曾謂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且百工細事耳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官設官之意何補又况秋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天官有染人鍾氏㡍氏雖缺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韗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

巾車之職尚存雖無弓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於遂人鼓人射侯之制已見於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而又闕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司皮掌裘之職乎周禮無待於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大抵獻王之補亡也漢儒之習未脫也樂記一篇欲以備樂書之闕考工記一篇欲以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然而周禮廢興有不係是昔者仲孫湫來省魯難退而曰魯秉周禮

未可動也且魯當春秋之時非能盡秉周禮者也然於周禮雖未能盡用苟未至於盡亡而亦可以立國周禮六官雖缺其一不猶愈於盡亡乎後世誠能因五官之存而講求周禮之遺典而施行焉則西周之美可尋矣而况冬官之書雖亡冬官之意實未嘗亡也太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則事官之意在周禮可考也書之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

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覆也觀此則司空職雖亡而未嘗亡考工記不必補也愚既以考工記為不必補則區區百工之事亦不必問也

黄震曰考工記本尚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之説而名冬官鄭注云司空篇亡漢興購千金弗得先儒據所聞記之王次點曰以周官司空之掌攷之司空未可以為亡也考小宰言六官設屬各有六十令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八禮官之

屬七十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七意者簡編錯雜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甞亡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篇不得恐未可信令以五官所餘之數合考工三十之數目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因脫出故為錯脫以示其為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屬皆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朱申曰冬官不名司空而名考工記者蓋漢儒名之也

丘濬曰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工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閒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俞王二家之說以為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

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然自隋唐以來立為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此丘氏之說則是以冬官斷乎其未嘗

缺而所缺者特四十字及兩條耳令聖明在上宜申

命禮官補其四十字之缺暨俞王諸儒所摘擬者而

并綴考工記於末以無失漢儒搜補之初意詎非完

然六典全書哉

李黼曰篇中三十工實古冬官司空之遺文但篇首

八節為記者之序後人之所作也

陳深曰考工記其殆邃古之書而周人輯之者與百

籍皆有僞獨此書以伎故倣然於秦焰之間後之儒

者亦鄙以佞非劉氏之補則天下亦以佞而棄之矣劉氏之功亦偉也

郝敬曰周禮有考工記亦猶儀禮諸篇終各繫以記也世儒不疑儀禮之記為添補何獨於周禮疑之

焦竑曰考工記作於先秦紀古百工之事漢人以補周禮冬官之闕不知周禮乃周公未成之書冬官之闕安可以考工記補之而取綴錦之誚也

錢熙曰周官禮而外尚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要亦

周家一代之典也若曲禮儀禮明堂陰陽諸記不知作者獨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傳是周公所作令所存止穰苴雜亂之文五篇而已其詳不可復覩以愚論之周官禮特舉大綱未分節目故治官之外別為周政六篇宗伯之外別為儀禮曲禮諸篇夏官之外別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司寇之外別為周法九篇是皆禮經之外分流疏節者也然則考工記者當亦冬官之外別具一書詳其條目以遺後人者也

又曰考工之屬皆稱人百工之執藝者也猶天官之酒漿籩冪司徒之胥賈鄰肆宗伯之瞽矇眡瞭司馬之方相圉師秋官之蠻閩夷貉皆非以爵稱也

按考工記漢以補冬官之闕然周官三百六十爻以士爲之若記之所云直百工焉爾矣夫玉府有工有賈而巾車弁師追師屨人之屬府史胥徒而外咸有工以執事亦猶大府典絲典婦功庖人羊人馬質之各有其賈也

賈不與士齒工顧可充司空之掌乎典絲則
頒絲矣掌皮則頒皮革矣稾人則掌六弓八
矢四弩矣是湅絲者工也而頒絲外內者考
工者也函鮑韗韋裘者工也以式法頒皮革
者考工者也刮磨攻木以為弓矢者工也而
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書其等乘其事試其
弓弩者考工者也以是推之則記之所載三
十工鄭氏以為司空之官非矣臨川王介甫

新昌黄文叔均置考工不解而俞氏丘氏何氏舒氏柯氏金氏衆說紛綸各以巳見移易蔑有以考工記附於經者然如輪輿桃冶弓車廬梓諸人其可廢耶

杜氏牧考工記註

二卷

存

陳氏祥道考工解

未見

王與之曰天台陳用之有考工解

林氏亦之考工記解

一卷

未見

劉克莊曰網山先生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艾軒先生之高弟其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

王氏炎考工記解

一卷

未見

葉氏皆考工記辨疑

一卷

佚

赤城志寧國縣主簿臨海葉皆孟我撰

林氏希逸鬳齋考工記解

三卷

存

林兆珂曰林氏考工記有圖葢宗三禮圖而祖漢儒

鄭康成輩非無據也

趙氏溥蘭江考工記解

未見

王與之曰金華趙溥有蘭江考工記解

鄭氏宗頴考工記注

一卷

佚

按萬歷重編内閣書目有之葉氏菉竹堂作

周禮講義合王荆公講義共一卷

陳氏深考工記句詁

一卷

存

徐氏應曾考工記標義

二卷

未見

林氏兆珂考工記述注

二卷圖一卷

存

兆珂自序曰考工記一書諸家論者不一其曰非周禮戰國間為之者此定論也予反覆其書變化縱橫犂然策士口吻而制又時兼遂古則不可為姬氏書

明矣豈好事者博摭羣籍而排纘之與要之周家一代制度典籍既多淪亡而考古者猶得察器於書稍窺作者之天巧是書之力也即如以文而論故是不可磨滅者吳氏槩以漢儒附會擬削之過矣予山居多暇迺取漢唐注疏參以訓故諸家繆為纂輯間有古義難通不敢憑臆見以亂真命曰述注竊謂賢於博奕云爾

焦氏竑考工記解

二卷

存

張氏鼎思考工記補圖

二卷

未見

陳氏與郊考工記輯注

二卷

存

陸元輔曰與郊字寧宇海寧人萬歷甲戌進士官太
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

與郊合檀弓輯注序曰近世謝東山氏合編檀孟頗
為學者所宗昔韓愈氏謂讀孟氏書而後知孔子之
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則安得以文
章槩之哉且當代五經之士疇不讀孟氏書尊之至
與孔子並也而以儷檀弓過矣且與檀弓並者宜莫
如考工記二書鄭氏注之注未晰者孔氏賈氏疏之

間有奇辭與旨疏所未竟者諸老師大儒互發焉而不佞復踵謝枋得氏各章句之而二書始豁焉無可疑則儷之不亦宜乎於是乃采掇傳注著於篇俾初學者觀焉韓氏又謂孔子從周爲文章之盛也然則讀是書者怳然習議論窺制作於成周嗚呼盛哉

周氏夢暘考工記評

一卷

未見

郭正域序曰民有四工居其一官有六司空居其一周禮有六冬官逸其一而考工記興焉其人則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摶埴其技則為車為量為鐘為鼓為圭為侯為弓為矢為筍簴為營國為溝洫記之所為工也聖人之作無苦窳亦無淫巧以前民用以彰軌物至於工執藝事以諫則規萬之中尚有典型人主豈敢厭縱其耳目以為邪心比於末世木鶖玉虎雲梯威斗大鐘刑鼎瓊弁金掌寶山銀海楮葉綵

花爲奇爲衺悠玩好而蕩心志則記之所為戒也蓋觀考工而古今之大較可見矣夫以記而緣五官五官制事而記制物記果勿類矣乎然讀記之文而周之五輅六玉彤弓盧矢豆區釜鍾良工哲匠巧心藝術如幾見之記之文焉可誣也世儒執邦土地利之說而謂於五材無當若是乎冬官不亡而記自贅疣矣夫先王馭吏事用旁通時攝時析時置時省唐虞惟百夏商官倍所損所益若存若亡必以其屬六十

而不宜有羨修冬官而亂五官我無取焉夫秦漢而後六籍之亡久矣寧獨周官我猶以五官幸存猶當有如記記之者以暢其疏節發揮事業揚詡治平而奈何更非議之於其幾希之存者而輕廢也令土裂而出甗甂泉湧而見鼎𪔂博古之士目瞬心驚視如神運鬼工莫可彷彿由此而譚周漢而上工絶技而文絶調記之所考我能徵之冬官矣夫記者當自獨行於世而於五官之真贋無論也我楚周啟明氏為

郎工部藻記文而授之梓夫所謂在官而言官者乎

郎多才能文章有水部考行於世則冬官之政舉矣

林兆珂曰襄陽周啓明氏本依謝疊山批點檀弓旁

用小圈標出章法句法字法以便童子誦習

徐氏昭慶考工記通

二卷

存

昭慶自述曰是注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參之鄭

康成下而合之周啟明孫士龍諸家謬戾是帙其間晦者求明略者求詳未安者求之以正訂注頗殷惟欲取便初學故自忘固陋耳

陳氏仁錫考工記句解
一卷
存

張氏睿卿考工記備考
一卷

存

吳氏治考工記集說

一卷

存

治自序曰周禮五官詳已獨於司空有闕漢興購以千金不得於是河間獻王痛王制之不傳求考工記以足之亦曰冬官不可必得姑勿闕焉可也然此記既不同周禮體例於設官本意又無與而强取以傳

會可爭但是三十工不知筆於何人又不知作於何日反覆繹之築氏之為削梟氏之為鍾㮚氏之為量鍾氏之為染羽其事不同於今也古制也西北利用車東南利用舟上古東南未嘗車制傳而舟制不傳古俗也廬何以戈柲宣何以為人頭也古語也以柯量車以庇量耒古度也即傳稱窑須之鼓闕鞏之甲兊戈和弓猶中古物耳豈若皐陶慌鞞之制乎故考工記遠矣辭薄夏書銘埓商頌文采則虞典之繪繡

尺度則禹貢之章裁字奇而法詞富而經其為遂古之書無疑後之作者違乎其不相及矣故此考工記隷於周官可不隷於周官可無所加損焉而其書之得以不亡者劉氏力也其注解之悉則王鄭之功居多治於周禮一書手之不置口之不倦數十年於兹矣孔子嘆闕文之難而譏自用之失五家補本斷不可從以非聖人之書也治爰復正五官古本不沒其舊仍以考工記附後有所晦或通而釋之有所見或

表而斷之庶後之君子瞭然心目閒不無少助萬一云爾

錢氏䂓冬官補亡

三卷

存

䂓自序曰儒者言考工不足補冬官之闕於是五家之文並割五典以續其書議者稱其妄憑胸臆決裂聖經周公之罪人也因謂周禮周公未成之書攝政

七年而一年有流言之變居東二年而鴟鴞之詩作金縢之書啟於是迎歸而為破斧缺斨之役及管蔡平而卜雒既遷殷頑遂有明農之志矣當成王在豐作周官在攝政七年之後傳稱周公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而一代之典疑尚未定所謂周禮若唐之顯慶開元禮未嘗見諸行事者也故封國建都之制與尚書不大合予曰不然周禮者即韓獻子適魯所稱周禮盡在於魯先儒謂為周之舊典禮經者

是也漢承秦火熸滅之後孝惠除挾書之律遺書漸出河間好古獻於孝武之世孝成詔求遺書劉氏為録七畧入漢志藝文中隋唐之志周官經外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今其書不復存詩亡笙詩六篇易亡蓍圖占法諸篇書亡四十一篇而周禮僅亡冬官一篇亦已幸矣其佚不可得詳其義乃稍稍見於五經六藝之文其官名或頗與五官之屬異如月令稱工師舟牧國語稱匠師工人左傳圬人工正之屬皆

周官經無有而義不可入五官之職審爲司空官逸名無疑予故彙集其文與其義疏而注之冬官既亡其詳不能盡存然五家之儒割裂舊文五官幾於盡亡而冬官猶存者故予欲使五官盡復而冬官之義未盡闕也

按說周禮者言冬官不亡散見五官中故自臨川俞氏而後多以意取五官之屬强補冬官獨平湖錢氏据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内外

傳補亡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玗人則本諸左氏傳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温故知新者矣

朱氏襄考工記後定

一卷

存

顧貞觀曰依記文次序自輪輿至陶旊後定云者取諸後漢劉表傳中語也

亡名氏周官郊祀圖

七録二卷

佚

夏氏休周禮井田譜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

陳傅良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棊然葢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畆公

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閑田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閑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

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甞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為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

樓鑰後序曰會稽夏君休以篤學名於鄉紹興間有旨郡給筆札録其所著書以進郡出錢百萬就姚江

置局謄寫凡千卷春秋易有解律歷有書予從其孫壻袁起宗昂得其周禮井田譜讀之井田之廢久矣林勳本政書最為有志於古然僅載田制他書亦未有如此之詳且明者井邑丘甸寓兵於民凡出於井田者無不毫分縷析又皆圖以示人如指諸掌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此先王經國之本也故為廣其傳思與學者共講之刋既訖錢文季文子指其閒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明而黄君毅又作問

答一卷皆有益於是書陳君舉許以序引自湖南遞寄辭雄義渾尤為著明遂并刻之惟文子之說以倣裴多遜不及附見當俟他日夏君年八十餘無一日不著書其精且博如此以上書補官一試吏而止不得少見於施用為可憾云

魏氏了翁周禮井田圖說

佚

程氏霆周禮井田議

未見

項氏安世 周禮丘乘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鄭氏景炎 周禮開方圖說

宋志一卷

未見

吳氏龍徵 周官荒政十二解

一篇

存

黄虞稷曰惺初吳氏晉江人萬歴癸未進士改庶吉士除浙江道御史謫通州判官歴户部主事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儀禮一

禮古經

漢志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注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別錄云六國時人

闕

劉歆曰魯共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桓譚曰古佚禮記有四十六卷

漢書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謂高堂生所傳士禮劉敞曰當作十七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后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劉表曰禮以立體據事章條纖曲執而後顯采掇片言莫非寶也

後漢書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鄭注今之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孫惠蔚曰淹中之經孔安國所得惟有卿大夫士饋

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

賈公彦曰漢興求録遺文有古書今文高堂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為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絶無師説在於秘舘

朱子曰今儀禮多是士禮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固作漢書

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援引處不知甚時失了真可惜也

王應麟曰逸禮三十九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見荀子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

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

吳澂曰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宮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於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

吳師道曰禮古經者今儀禮也

儀禮

漢書十七篇

存

春秋說題辭禮者所以設容俯仰以信進退以度禮得則天下咸宜不可須臾離也

漢書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鄭康成曰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也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

及戴德戴聖為五此所傳皆儀禮也

崔靈恩曰儀禮者周公所制吉禮惟得臣禮三篇凶禮得四篇上自天子下自庶人其禮同等餘三篇皆臣禮賓禮惟存三篇軍禮亡失嘉禮得七篇

賈公彥曰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始終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　又曰周禮六官叙官之法事急者為先不問官之大小儀禮見其行事之法賤者為先故以士冠為先無大

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爲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爲後諸侯鄉飲酒爲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已下皆然又以冠昏士相見爲先後者以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四十强而仕即有摯見鄉大夫見已君及見來朝諸侯之等又爲鄉大夫州長行鄉飲酒鄉射之事已後先吉後凶凶盡則行祭祀吉禮次叙之法其義可知　又曰劉向別錄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大小戴皆冠禮爲第一

昏禮為第二士相見為第三自兹以下篇次則與大戴以士喪為第四既夕為第五士虞為第六特牲為第七少牢為第八有司徹為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為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於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依别録次第而以士虞為第八喪服為第九特牲為第十少牢為第十一有司徹為第十二士喪為第十三既夕為第十四聘禮為第十五公

食爲第十六覲禮爲第十七别録尊卑吉凶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皆不從之孔穎達曰儀禮之别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春秋說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别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

或一篇一卷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惟十七篇而已

韓子曰余嘗苦儀禮之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

崇文總目儀禮乃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儀注其初蓋三千餘條

張子曰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呂大臨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

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其經之義爾

徐積曰儀禮粗爲完書然决非盡出乎聖人何以知之夫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云父在母不可以爲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避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葢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用其師說或利其購金而爲之耳

張淳曰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

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晁公武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謂周禮為本儀禮為末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

朱子曰今按禮經威儀劉向作經禮曲禮而中庸以禮經為禮儀鄭玄等皆曰經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以其有委

曲威儀故有二名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葢以儀禮為經禮也而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先王之世二者葢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愚意禮篇三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葢周禮乃制治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

專為禮設也故此志列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禮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又况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亦難計其官數以充禮篇之數至於儀禮則其中冠昏喪祭燕射朝聘自為經禮大目亦不容專以曲禮名之也但曲禮之篇未見於今何書為近而三百三千之數又將何以充之耳又嘗考之經禮固今之儀禮其存者十七篇而其逸見於他書者猶有投壺奔喪遷廟中

醫等篇其不可見者又有古經增多三十九篇而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數十篇及河間獻王所輯禮樂古事多至五百餘篇儻或猶有逸在其間者大率且以春官所領五禮之目約之則其初固當有三百餘篇亡疑矣所謂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篇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貌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凡所以行乎經禮之中者其篇之全數雖不可知然條

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矣　又曰儀禮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若通則其先後彼此輾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久之自通貫也　又曰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是解儀禮之義　又曰儀禮尚完備如他書　又曰陳振孫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之類說大經處此方是禮書

陳騤曰儀禮者乃周家行禮涉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是也其初蓋三千餘條秦焚書漢訪求之止得此十七篇故多亡禮云

葉適曰儀禮者士之禮通於大夫諸侯而天子無考焉所記有司之事以其所存逆其所不存當時舉一禮必有儀儀不勝紀則何止於此

陳振孫曰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

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説大經處方是禮須自有文字魏了翁曰儀禮一經幸存以之參考諸經尤為有功章如愚曰大宋朝樂史謂儀禮有可疑者五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教授一疑也周禮缺冬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寧不獻之朝乎班固七略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二疑也聘禮篇所記賓行饔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

銂壺挈甕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之説不同三疑也其中一篇喪服益講師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之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太平之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疑也今攷其書猶有可疑者且吉凶賓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

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賔禮之别有八燕禮之等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大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録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以至言本末之異同是皆考究精微者焉

王應麟曰韓文公讀儀禮謂攷於今無所用愚謂天秩有禮小大由之冠昏喪祭必於是稽焉文公大儒以為無所用何也

馬廷鸞曰儀禮為書於竒辭奥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致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詳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竒也康成之注公彦之疏何學之博也

敖繼公曰儀禮先儒皆以爲周公所作以其書攷之辭意簡嚴品節詳備非聖人莫能爲也是經之言士禮特詳其於大夫則但見其祭祀耳而其昏禮喪禮無聞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謂如其公饗大夫之禮也而今之經乃無是禮焉則是逸之也明矣又諸侯有覲禮但用於王朝耳若其邦交亦當有相朝相饗相食之禮又諸侯亦當有喪禮祭禮而今皆無聞是亦其亡逸者也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為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為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即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即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鄉朝服謀賓介以後即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為賓以後即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

即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即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即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几俟於東箱以後即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即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即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即士喪禮之記矣既夕禮則啓之昕以後即既夕之記矣漢儒稱既夕禮即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

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為其母以後又別為喪服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所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畧見於喪大記之首喪服之記與大傳中數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於孔子之後子夏之前

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為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恨其僅似左傳之文耳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偽誆亦不免惟儀禮為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又曰儀禮名為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

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又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入門鞠躬私覿愉愉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按朱子鄉黨集注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氏遺書雜記曲禮必非孔子之事也見得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

吴澂曰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禮經殘闕之餘獨此十七篇為全書自王安石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罕傳習矣

何異孫曰儀禮一書决非秦漢閒筆其制度必出於聖人若斷以為周公之作則非所敢知

宋濂曰周制聘覲燕饗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

何喬新曰儀禮未知孰作或以為周公之作也孔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决非秦漢間筆也其法度必出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所敢知也遭秦焚書禮經廢壞其傳於世者十七篇而已冠昏相見三篇皆士禮也鄉飲鄉射三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

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是為今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十六篇於壁中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於秘府是為古文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唐初猶存諸儒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

湛若水曰儀禮之為經也禮記之為傳也不可易矣

然而令也皆亡而不全故有士冠禮而無天子諸侯冠禮有士昏禮而無天子諸侯昏禮其於喪祭也亦然故祭則小戴郊特牲也大戴諸侯釁廟也還廟也冠則公符也及其散見於禮記也班班焉爾皆其傳也而經則亡矣　又曰儀禮有有經而無傳者矣公食大夫也士相見也有有傳而無經者矣郊特牲也諸侯釁廟也還廟也公符也投壺也有經中之傳者矣凡儀禮之稱曰記者也有傳中之傳者矣玉藻之

有深衣也明堂之有月令也吳文正以大戴釁廟遷廟投壺公符奔喪補經也奈何曰非也其為逸經傳也投壺之為傳也何徵曰稱魯令薛令也可知其為傳　又曰曲禮大醇而小疵儀禮極醇而無疵然而僅存其什一已耳

唐伯元曰儀禮存者為古經尚矣凡禮有經有記有義有傳記亦經也綴之經則不成章傳亦義也不曰義而曰傳遜辭也惟冠有義惟喪有傳而諸禮皆無

者失之也

李黼曰儀禮亦周公之所作也凡冠昏喪祭飲射朝聘之儀法度數具焉故謂之儀禮

吳繼仕曰儀禮經多散佚如投壺奔喪世子明堂乃是經而逸於記中者

徐三重曰儀禮一書無論是否先王之舊即於今所傳者若士大夫少而誦習之長而謹守奉行之終其身恐朝夕跬步有違也如此心安得不收斂身安得

不齊飭一言一動安得不循分秉禮而上臨下奉何
一人不賢良君子乎此古昔敦讓教化成就人材之
軌物所以臻太平盛治者孰謂不由此道也
郝敬曰儀禮者禮之儀周衰禮亡昔賢纂輯見聞著
為斯儀非必盡先聖之舊然欲觀古禮舍此末由矣
又曰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昏喪
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義由
士出故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

侯又上而天子可引而伸矣故夫特牲不言士少牢不言大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為例耳讀禮者固執不通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猶夫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

又曰不讀儀禮不見古人周詳縝密之思

錢翺曰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閒獻王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令所存十七篇當與古經不殊猶有三十九篇未行於世

萬斯大曰儀禮一書與禮記相為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為備言義理則禮記為精在聖人即吾心之義理而漸著之為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故讀禮記而不知儀禮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也

儀禮逸經

十八篇

未見

張釆曰永樂初太平守劉有年進逸禮則知初唐所亡之書國初猶有表獻者

黄虞稷曰明洪武中御史沅州劉有年以辭秩養母忤旨罰輸站役通州於州舊家得其書獻之朝命付史舘有年建文中起知太平府成祖靖難不行迎駕謫戍雲南後官交趾按察司僉事卒

按明一統志沅州劉有年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楊用修訝

有年何從得之又怪當時廟堂諸公不聞有表章傳布之請且求之内閣不見其書吾意有年所進即草廬吳氏本爾逸經八篇傳十篇適合其數當時内閣諸老知其為草廬書是以館閣書目止載草廬本無有年姓名也此無足致疑者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彞尊撰

儀禮二

鄭氏玄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存

晉書元帝踐阼周官禮記鄭氏置博士荀崧上疏曰

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

鄭儀禮博士一人

阮孝緒曰古經出魯淹中其書周宗伯所掌五禮威

儀之事有六十六篇無敢傳者後博士侍其生得十

七篇鄭玄注儀禮是也餘篇皆亡

隋經籍志古經十七篇惟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

散亡又無師說

晁公武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

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其說曰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

儀禮音

七録二卷釋文序録一卷

佚

王氏肅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佚

儀禮音

一卷

佚

陸德明曰儀禮喪服傳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云二十四兩為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射慈同王

肅劉逵袁準孔倫葛洪皆云滿手曰溢

李氏軌儀禮音

七録一卷

佚

袁氏準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晉書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官至給事中

王應麟曰唐藝文志袁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之注杜預賀循王逡之崔游蔡謨趙成沈文阿諸家之禮服皆儀禮之學也

孔氏倫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

陳氏銓儀禮注

唐志一卷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蔡氏超儀禮注新舊唐書俱作蔡超宗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蔡超字希遠濟陽人宋丞相諮議參軍

田氏儁之儀禮注唐志書字

唐志二卷

佚

陸德明曰田儁之字僧紹馮翊人齊東平太守

按陸氏釋文序録載注解傳述人於儀禮有鄭康成注此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儁之劉道拔周續之凡十家云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考隋經籍志十家之中惟載王肅儀禮注十七卷其餘未嘗有

全書注也舊唐書經籍志於馬融喪服紀下云又一卷鄭玄注又一卷袁準注又一卷陳銓注又二卷蔡超宗注又二卷田僧紹注亦未載諸家有全書注至新唐書藝文志始載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一卷陳銓注一卷蔡超宗注二卷田僧紹注二卷並不著其注喪服則誤以喪服注為儀禮全書注也下至鄭氏通志畧既於儀禮全書注載袁準孔倫

陳銓蔡超宗田僧紹姓名而又於喪服傳注五家複出由是西亭王孫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沿其誤今未敢遽删去仍兩載之而辨其非是當以陸氏序録為正也

劉氏昌宗儀禮音

七録一卷

佚

陸氏釋文多引之

沈氏重儀禮義疏

三十五卷

佚

按沈氏儀禮義疏隋唐經籍志俱無之新唐書藝文志有周禮禮記義疏各四十卷而無儀禮惟北史載之

張氏沖儀禮傳

八十卷

佚

亡名氏儀禮義疏

隋志六卷

佚

儀禮義疏見

隋志二卷

佚

黄氏慶儀禮章疏

佚

李氏孟悊儀禮章疏

佚

賈公彦曰信都王慶者齊之盛德李孟悊者隋曰碩儒慶則舉大畧小經注疎漏猶登山遠望而近不知悊則舉小畧大經注稍周似入室近觀而遠不察二家之疏互有脩短時之所尚李則為先

賈氏公彦儀禮疏

唐志五十卷玉海云舊史四十卷今本亦作五十卷

存

公彦自序曰竊聞道本冲虛非言無以表其疏言有微妙非釋無能悟其理是知聖人言曲事資注釋而成至於周禮儀禮發源是一理有終始分為二部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周禮為末儀禮為本本則難明末便易曉是以周禮注者則有多門儀禮所注後鄭而已其為章疏有黄慶李孟悊二家之疏互有脩

短按士冠三加有緇布冠皮弁爵旣冠又著玄冠見於君有此四種之冠故記人下陳緇布冠委貌周弁以釋經之四種經之與記都無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李之謬也喪服一篇凶禮之要是以南北兩家章疏甚多時之所以皆資黃氏按鄭注喪服引禮記檀弓云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實之心故為制此服焉則絰之所作表心明矣而黃氏妄云衰以表心絰以表首以黃氏公違鄭注黃

之謬也黄李之訓畧言其一餘足見矣今以先儒失路後宜易塗故悉鄙情聊裁此疏未敢專欲以諸家為本擇善而從兼增己意仍取四門助教李玄植詳論可否僉謀已定庶可施矣函丈之儒青衿之俊幸以去瑕取玖得無譏焉

晁公武曰齊黄慶隋李孟悊各有疏義公彦刪二疏為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衛湜曰公彥同李元植編儀禮疏儀禮自鄭注之後僅有黄慶李孟悊二家疏義公彥等裁定為五十卷馬廷鸞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盖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士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

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緝釐為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黄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為完書捬而歎曰兹所謂儀禮者與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為書也於奇辭奥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

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考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孔氏穎達儀禮正義

五十卷

佚

按孔氏不聞有儀禮正義唐宋志俱無撰經圖獨著之恐記憶之誤也具載孔氏周禮正義亦然

陸氏德明儀禮釋文

一卷

存

王氏方慶禮經正義

新唐志十卷

佚

舊唐書王方慶雍州咸陽人起家越王府參軍累遷太僕少卿拜廣州都督證聖元年召拜洛州長史尋加銀青光禄大夫封石泉縣男改瑯琊縣男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轉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改封石泉子授太子左庶子進石泉公卒贈兖州都督謚曰貞中宗即位追贈吏部尚書方慶博學好

著述所撰書凡二百餘卷尤精三禮好事者多詢訪之其家聚書甚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

王應麟曰王氏正義不著録

經義考卷一百三十一